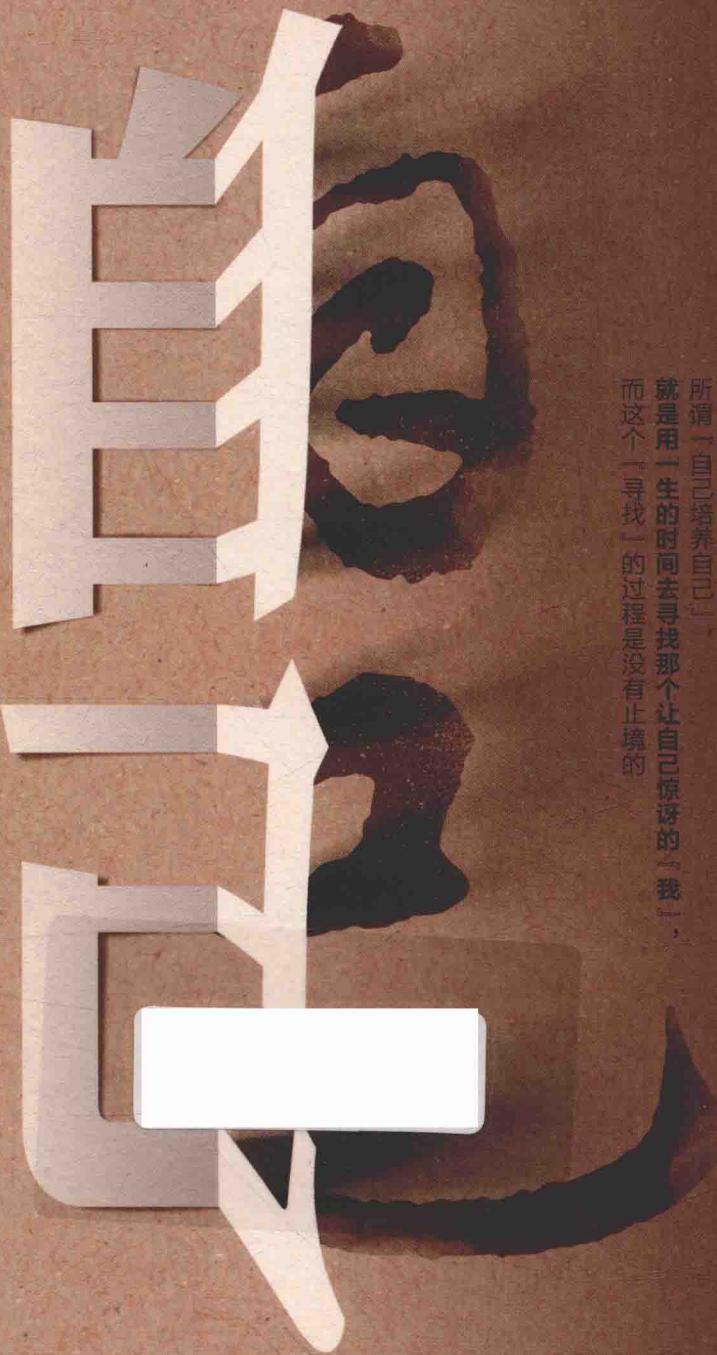


自己 培养自己

所谓「自己培养自己」
就是用一生的时间去寻找那个让自己的惊讶的「我」，
而这个「寻找」的过程是没有止境的。



上海
师范大学
SUNU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大夏书系·教师专业发展

自己 培养自己

李镇西 著



著上
华东师大
海市
东师范大
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己培养自己 / 李镇西著 .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ISBN 978-7-5675-6681-1

I. ①自 … II. ①李 … III. ①师资培养 IV. ① G4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75577 号

大夏书系 · 教师专业发展

自己培养自己

著 者 李镇西

策划编辑 李永梅

审读编辑 张思扬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 设计顾问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 - 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 - 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 - 62865537

邮购电话 021 - 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1000 16 开

插 页 1

印 张 16.5

字 数 244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一次

印 数 6 1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675 - 6681 - 1/G · 10500

定 价 49.8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序 用一生的时间去寻找那个让自己惊讶的“我”

这本书汇集了有关年轻教师成长的随笔。当然不敢说每一个观点都绝对正确，但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每一个字都是从我心里流淌出来的，因为我所说的都是我自己成长的切身感受。

说到人的成长，我们总喜欢说是“领导的培养”。如果这里的“培养”指的是热情鼓励、真诚批评、提供平台、创造机会……那么，这“鼓励”“批评”“平台”“机会”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但最后并非每一个人都成长起来了。就像这地球上的空气、阳光和水无处不在，但并不是每一颗种子都能发芽，每一朵花儿都能结果。所以，成长与否全在自身。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说每一个教师的成长，都是自己培养自己的结果。

所谓“自己培养自己”倒不是——或者说，至少不完全是——为了达到某些外在功利目标：“教坛新秀”“市优青”“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等等。这些东西作为意外的收获，我们当然也可以坦然接受。但我说了，这只是“意外的收获”，并非我们的初衷。那么“初衷”是什么？我想，就是通过职业除了获得相对比较体面的物质生活条件，更赢得精神上的价值实现感。或者，干脆通俗一点说，就是获得一种源于人性的成就感和尊严感。再说得更加“大白话”一些，就是为了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觉得自己“这一辈子没白活，值啦！”

当然不是一开始就想那么远，而是在人生的路途上，一步步走着便不断地想再往前走一步，再走一步，看自己究竟能够走多远。

写到这里，我想到十年前我刚做校长不久和年轻的数学教师唐真的一次谈话——

我问他：“你觉得你有没有理想和志向？”

他说：“我没有明确想过要达到什么目标，但我总是告诉自己，每一天都不能重复昨天！”

我说：“非常好！永远不满足于现在。你可以用自己的每一天乃至一生来实验：我的教育究竟可以做到怎样的高度？”

十年过去了，现在唐真已经是一名很优秀的老师了，但他还在继续“实验”自己：我的教育究竟可以做到怎样的高度？

我又不禁想到了我的年轻时代。作为中国77级大学生，我是1982年春天毕业参加工作的。由于我的单纯和热情，当然加上有一点小聪明，所带的第一个班就让我“小有名气”：由谷建芬老师谱写班歌的“未来班”的事迹上了1984年7月的《中国青年报》，一些报纸跟我约稿，还有杂志给我开专栏，有学校开始找我去作报告……总之，在一些人眼中，我俨然是一名“教坛新秀”了——虽然那时还没有这样的“荣誉称号”。当时二十几岁的我，如果止步不前，再学会点“处世智慧”，我也会过得不错的。但我问自己：我还能不能再往前走一步？

于是，我大胆地审视自己的教育，甚至以批判的眼光审视整个中国教育（当然，这和80年代自由的学术风气有关），结合自己的教育实践，写下了包括后来发表在《中国青年报》的《沉重的思考》等一些有分量的教育文章，几乎每一篇都引起较大的反响和争议。所有的文章都指向“人”的心灵——青春期心理、个性与创造性……与此同时，我在语文教育和班级管理两个方面同时进行民主教育的探索。这样又过了十来年，我的教育获得了新的突破，不但在应试成绩方面达到了一个高峰——我的高95届一班创造了“高考神话”，而且在语文教育方面，我成了国内小有名气的“优秀青年语文教师”，在班主任管理方面也独树一帜……这一切的标志，便是拙著《爱心与教育》《走进心灵》《从批判走向建设——语文教育手记》《教育是心灵的艺术》等的出版，并获得多项国家级大奖。一时间，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媒体对我进行采访报道，我一下子“出名”了，虽然当时我没有任何教育荣誉头衔。如果我到此止步，只要在工作中没有大的失误，仅仅凭《爱心与教育》这本不断重印的畅销书的版税，我都可以

生活得很有滋味也很有品位。但我问自己：我还能再往前走一步吗？

于是，我在 42 岁那年报考了博士，重新开始了由早读、上课、晚自习构成的大学校园生活。三年后，在付出每天早晨都能在寝室里看到满地落发的代价之后，我硬是以“优秀”等级的毕业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回到成都，市教育局安排我进了成都市教科所，并专门为我设立了“成都市教育发展研究室”，由我担任主任。而且我还很顺利地评上了特级教师。如果我就此止步，我会成为一个经常“下基层”到学校去“视察”“指导”的“专家”，没有了课堂教学，没有了班级管理，没有了应试任务，没有了升学压力，我可以很清闲很悠闲同时也很体面并受人尊敬地度过我余下的 15 年教育生涯。但我再次问自己：我还能再往前走一步吗？

于是，我多次给时任市教育局局长的杨伟写信打电话，要求“回学校去”，上语文课，当班主任。我坚信，虽然还是上语文课和当班主任，但经过博士学习和深度思考研究的我，不可能重复自己，一定能够超越自己。果然，重返学校后我以更加自觉的民主情怀和人文眼光带班上课，我的教育、我的课堂完全刷新了我的过去。《与青春同行》《心灵写诗》《听李镇西老师讲课》《做最好的老师》等新一批教育畅销书，便是我“重返校园”后实践与思考的结晶。如果我继续留在教科所，是不可能有这些成果的。

2006 年，我 48 岁，无论我如何“谦虚”，在别人的眼中，我都是所谓“全国著名”的这个那个。不再年轻的我，完全可以“退居二线”，当当这个“顾问”，那个“参谋”。总之完全没必要那么“拼”了。如果我真的从一线退下来，没人会说我什么。但我自己依然不满足，我问自己：我还能再往前走一步吗？

于是，我接受了武侯区教育局的任命，在一天中层干部都没有当过的情况下，出任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校长。这是一所地处城郊的涉农学校，88% 的学生来自当地失地农民家庭和进城务工人员家庭。在这里搞教育，以世俗的“应试标准”看，简直就是难上加难。有人甚至认为我在“砸自己的牌子”。但我觉得这正是挑战我，更是激发我教育智慧的机会！这一干就是九年，九年过去了，虽然还有不少遗憾，但这所学校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这是事实；一大批（当然不是“所有”）教师成长起来并享受着职业幸福，这是事实；我们的平民教育获得了社会的普遍认可，并得到国务院总理的高度评价，这是事实。

2015年7月4日，在学校的阶梯教室向老师们发表了告别演说之后，我卸下了校长职务。我也可以像有些“退居二线”的老同志一样，很轻松地当个挂名的“巡视员”。但我问自己：我还能不能再往前走一步？于是，我主动承担起了武侯区的新教育实验推广使命，将武侯区的新教育搞得红红火火，再后来我又出任全国新教育研究院院长，为中国的新教育实验继续效力……

明年我就退休了，但这只是从年龄意义上说的。其实对我来说，所谓“退休”只是一个职业手续，而教育本身是无所谓“退休”的。所以，前方还有什么精彩等着我，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每一个“明天”都是一个值得我期待的“诱惑”……

35年就这么过去了。并非一直都顺风顺水，其间的艰辛、困苦、挫折、“打击”，还有种种所谓的“不公”，有时候甚至似乎山穷水尽、兵临绝境……一言难尽，但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前进的脚步，因为我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我既非党员，也非领导（我从来不认为当个校长就是“领导”了），我不用为别人“负责”，我只忠实于自己内心就可以了——干干净净地做人，简简单单地教书，多好！80年代我读到过一句话：“内心的宁静可以抵御外在的任何风暴。”因此，“评价不公”也好，“环境恶劣”也罢，甚至各种“恶语中伤”“流言蜚语”，比起我执着的信念，都微不足道。

20多年前，我在成都石室中学工作时，老校长王绍华先生曾经把我的成长经历概括为“4+1模式”——“四个不停”加“一片爱心”。所谓“四个不停”，即不停地实践、不停地思考、不停地阅读、不停地写作；所谓“一片爱心”，即爱教育，爱孩子。我接受王校长这个评价。我坚定不移地认为，任何人的成长，都是一种自觉选择、自我培养和自由发展。

当然不能说我今天就如何如何“功成名就”，但和30多年前的那个大学毕业生相比，现在的“我”的确远远超越了当初的那个“我”。其他不

说，就凭 69 本记录着我教育实践、教育思考、教育智慧与教育情感的著作（还不包括“主编”的书籍），就足以让 1982 年春天那个青涩而纯真的小伙子惊讶得目瞪口呆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自己培养自己”，就是用一生的时间去寻找那个让自己惊讶的“我”，而这个“寻找”的过程是没有止境的。

2017 年 4 月 13 日晚

序 用一生的时间去寻找那个让自己惊讶的“我” 001

观念与情怀

名师是“打造”出来的吗?	003
“教育学就是迷恋他人成长的学问!”	007
何以迷恋“应试教育”的锁链?	011
我是怎么成为所谓的“教育名人”的?	013
和教育恋爱，并结婚	016
因为单纯，所以幸福	018
教育要有“儿童视角”	031

智慧与技能

班主任要善于讲故事	037
我追求成为这样的语文老师	047
自然而然的教育	053
还有比操作性更重要的	057
成长是最好的奖励	059
把评语写进孩子的心灵深处	062
“以人的方式去爱”	068

讲述与演说

语文教师的人文情怀	105
留下充满人性的温馨记忆	111
教育，请给人以心灵的自由	115
发掘一个卓越的自己	122
“人”是学校文化的主角	126

阅读与反刍

(一)

雷夫是怎样炼成的？	143
充满诗情画意的学校生活	149
诲人不倦的“朱老师”	153
唯有爱才能拯救世界	156
首先做一个好人	161
“人要生活在‘人’当中”	166

阅读与反刍

(二)

教育的魅力是永恒的	171
知识分子的尊严和一个国家的荣光	174
与苏霍姆林斯基精神相遇	180
告诉你一个更加真实丰满的苏霍姆林斯基	184
教育之爱，呼唤民主与智慧	190
把好书化作自己的灵魂	192

行走与思考

一所让人惊奇和感动的学校	203
新竹道禾实验教育学校印象	208
台北市奎山中学掠影	212
与“真爱梦想”的老师一起飞翔	225
他居然把国家领导人的车拒在了校门外	240
首尔印象点滴	244

观念与情怀



名师是“打造”出来的吗？

把“打造”一词用于“名师”是近几年的事。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就觉得挺别扭。“打造”是一个工业车间流水线作业的概念，是和模具化操作相联系的。独具个性的人，怎么可以像生产什么机械部件一样被“打造”呢？想象一下——活生生的教师，被输送到流水线上，规范于某种模具，然后“哐当”一声，所谓“名师”就被“打造”而且是成批量地“打造”出来了。这不荒唐吗？

也许有人会对这种质疑不以为然：不就是一个比喻吗？犯得着那么“钻字眼”（甚至是“钻牛角尖”）吗？曾经就有校长对我说：“‘打造’嘛，不过就是强调学校对教师培养的力度而已。”

但我还是要继续质疑：名师是“打造”出来的吗？

好，我们就说这所谓“打造”的“力度”吧，这“力度”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学校已经明确了“打造”对象——当然是校领导认为“有潜质”的“好苗子”，然后有针对性地给他“搭建平台”，“提供机会”，比如帮着打磨公开课或参赛的班会课，各级“骨干教师”的培训机会都给他，各种评优选先的机会都给他。还有相应的“培养计划”和时间表，以及集中的包装炒作，电台电视台，报纸杂志，封面人物，专题采访……既宣传培养对象，又提升学校形象，等等。

我充分肯定学校乃至教育行政部门培养优秀教师的良好初衷和高昂热情——无论怎样，将经费投入到教师队伍建设上，是一件好事。但如此“打造”实在是太急功近利了，而且违背人才成长规律。

那么，“人才成长规律”是什么？我这里只想简单地说说我的理

解——所有人才的成长都是一个自然而然、自由自在的过程，这或许应该是“人才成长的规律”吧。“自然”和“自由”是其关键词。“自然”说的是给人才成长以宽松的生态环境，“自由”说的是尊重每一个人的个性，让他们的灵魂得以舒展飘逸。一切刻意的（非自然）、规范的（不自由），甚至“工程式”的“培养”都只会阻碍人才的成长。

我想到自己刚参加工作的80年代初期，那时的风气和现在相比有许多不同。比如，对年轻人好像缺少“激励机制”——除了学校期末评选优秀教师，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评优选先，也没有职称一说（中学教师的职称评定是1986年才开始的）。隐约听说过“特级教师”，但全国凤毛麟角，远没形成后来每个省三年一评的机制，总之离我们遥远得很。另外，那时候的工资不高，而且是“大锅饭”——无论工作量多少，每个月的工资都不会增加或减少。比如，无论当不当班主任，无论教几个班，每个月工资都是52.5元（四川省当时一位大学毕业生工作转正后的工资标准）。这种体制和氛围，不好的一面当然就是干好干坏一个样，让懒人有空子可钻；但好的一面就是让想干事的人心态平静而从容，不浮躁。只要你想干事，就专心致志地去干，别有什么杂念，静下心来，不急不躁，不慌不忙，潜心于教育教学本身，而不是老想着“获奖”“晋升”。

那时候校长对我很好——应该说校长对所有年轻教师都很好，人也正派——善良，仁慈，厚道，博学，儒雅……这好像是那一代校长的共性。我说校长对所有年轻教师都很好，意思是他关心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爱来听我们的课，和我们一起做教研，还爱找我们聊天，包括一对一的促膝谈心，有时也严肃甚至严厉批评我们的错误。但他没有刻意地要“打造”谁，更不会集中精力“包装”谁，“推出”谁。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维护一个原生态的自然而然的教师成长环境。

举一个例子。当时我搞“未来班”，应该说有声有色，校长多次鼓励我，有时还来参加我班的活动。记得学生毕业前我编班级史册，校长还资助了50元钱——那时候这可是一笔巨款。但是，他没有在学校大力宣传我，更没请媒体来宣传我，包括谷建芬老师给我班谱班歌，校长也没有刻意张扬。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都非常理解校长。不是他不重视我的成

长，而是他力图让我有一个常态的成长环境，也让我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试想，谷建芬老师给我谱班歌的事放在今天任何一所学校，会是怎样的“轰动”？就算我不请媒体宣传，校长这一关也通不过——这正好宣传学校吗？这正好提升学校形象吗？这正好扩大学校知名度吗？于是，著名作曲家给一个年轻教师谱班歌的事会被无限放大，反复炒作，最后让事情失去了它本身朴素的价值。当今社会就是这么浮躁，现在的教育就是这么功利！

现在，年轻教师机会很多，比如在成都，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年轻教师，在30岁以前，可以争取评“教坛新秀”；35岁以前，可以争取评“市优秀青年教师”；然后还有区市省各级“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等头衔在前面等着；40岁前，如果想“进入管理层”还可以去报考“校长助理”……从好的方面说，这是“激励机制”；但事情的另一面则是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年轻教师的功利心。现在一些年轻人连参加一次主题班会竞赛都有明确的功利目标，每参加一次教学公开课大赛都非常计较获奖等级，因为他们太渴望“建功立业”了，太渴望“一炮打响”“一举成名”了。不少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都有诸如“三年拿下教坛新秀，五年拿下市优青”的“人生规划”，于是每一堂课、每一次班级活动都有教育以外的目的，如“扩大影响”“提升形象”。教师急切地想“率先创立”什么什么“模式”，或“国内第一个提出”什么什么“理念”，学校也愿意通过媒体宣传、帮助出书等方式“打造”这个“名师”以“提升学校品牌”。怀着这种心态，想从容不迫地做教育，想耐得住寂寞做真教育，我认为是不太可能的。

因此，我之所以反对“打造”，就是因为这两个字意味着迫不及待的速成和急功近利的浮躁。

我发自内心地庆幸，当年我经历的几位校长都没有“打造”我——幸好没有“打造”我呀，我因此得以自然而然、自由自在地成长。我评上特级教师时，已经45岁。设想一下，当年校长要刻意“打造”我，把那么多的机会都给我，那么多的荣誉都给我，然后给我“打磨”课堂，给我“规划”人生……于是我不得不削足适履地去配合领导的打造，每一次展

示、每一次汇报，都得按领导的统一口径，都得服从“学校大局”，于是个性磨灭，自由丧失，同时又孤峰卓立遭人嫉恨。如此一来，我即使“名利双收”了，也感受不到半点教育的幸福，何况这样的“名师”也不是真正的名师。

一次，我和吴非聊到“人才培养”的话题。他说：“人才不是培养出来的。我就不是谁培养的。”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人才是“生长”出来的，而不是“培养”出来的，更别说什么“打造”了——如果一定要说“培养”的话，那这个培养者是自己。“生长”的过程的确需要空气、阳光和水，但这些条件都是普惠于每一个人的。那为什么并不是人人都能“生长”（成长）呢？因为“生长”是生长者自己的事。既然如此，那么作为年轻教师，就不要寄希望于别人的“打造”，而应该有“自己培养自己”的信念、行动和毅力。陶行知是谁“培养”的？晏阳初是谁“打造”的？还有斯霞、钱梦龙、于漪、孙维刚……不都是自己“生长”起来的吗？作为校长局长，如果一定要说“培养”，那么这“培养”的含义应该是尽可能给“苗子”以自由宽容的人文环境——形象地说，就是尽可能提供生长所需要的土壤、空气、阳光和水，然后就让年轻人自由自在地“生长”吧！既不要吹毛求疵、横加干涉，也不要指手画脚、过度关照，更不要揠苗助长、豪华包装、大肆炒作。只有最朴素最宁静的田园，才能长出最肥美的庄稼。

自由，自由，还是自由！——让理想自由高扬，让心灵自由绽放，让个性自由舒展，让思想自由飞翔，让每一个教师成为他自己价值和尊严最本色也最灿烂的标志而不是学校的“形象”和领导的“政绩”……如是，“名师”必然生机勃勃且源源不断。

2013年1月25日初稿，2017年4月13日修订

“教育学就是迷恋他人成长的学问！”

这两天因为要培训参加梦想课程大赛决赛的选手老师，所以我要听几位老师试讲。上午是在武侯实验中学附属小学六（1）班听课。我一走进教室，就有同学跟我打招呼，我没反应过来，有个男孩说：“李校长，您给我们上过课呢！”我正回忆着，另一个孩子提醒说：“《一碗清汤荞麦面》。”哦，我想起来了，这就是当年的二（1）班孩子啊！不知不觉之间，他们已经从二年级升到六年级了。

有一个叫邓心悦的女孩，特别可爱，当年我拍过一张国旗下的照片，其中就有她。今天她也认出了我，跟我打招呼。课堂上，她积极发言，做的名片还被老师表扬，她站在讲台上展示呢！下课时，老师说：“请同学们把自己的名片送给你们想送的人。”邓心悦跑到我的面前把她手工制作的名片送给了我。随后，我把我的电话号码告诉了她和几个同学。邓心悦说要加我的微信，我很吃惊：“你有微信？”她使劲点头。我说：“好，我会加你的。”课后，这个班的孩子很亲热地跟我合影留念。看着他们长大，真是开心。

下午第三节课，在武侯实验中学“梦想中心”听陈红老师讲梦想课程——陈红老师也是这次参加决赛的选手，在我这组培训。好久没回武侯实验中学了。今天在教室里，有陌生孩子跟我打招呼，我才想起来，初一时我曾多次给他们上过课的。于是，我从孩子们的脸上回忆出了他们当年的模样，不由感慨，时间真快，他们长大了。

下课后，孩子们准备走出“梦想中心”回教室，我把他们叫住：“同学们，我跟你们说几句话。”同学们纷纷聚在我的周围。我说：“好久没见面